

《大千語言世界叢書》序

申小龍

復旦大學中文系

爲本叢書定名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想到當代社會語言學家 W·拉波夫對「社會語言學」這個名稱的質疑：語言是社會行爲的一種形式，語言是人類在社會中互相傳達各自的要求、思想和感情的工具，語言學必然是「社會的」，難道還有可能存在「非社會的」語言學？同樣，語言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大千世界，現代意義上的語言研究在中國歷經一個世紀了，爲甚麼還要出這樣一套《大千語言世界叢書》？

然而語言世界在本世紀的學術視野中確實封閉過。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爲，語言是一個自足的系統，有自身的固有結構，一切外在的東西，例如語言受社會的影響、語言和民族文化、政治歷史、人文地理的關係等，都和語言系統無關，這些外在的東西對於語言學來說只是「亂七八糟的一堆離奇古怪、彼此毫無聯繫的東西」，它們屬於「言語活動」。對它們可以作「外部語言學」的研究，但這種研究不過是人們對雜亂無章的事物的有點條理的安排。只有語言是有其自身內在秩序的，對語言的研究不容許隨意安排。而且「外部的」研究對語言也不發生任何影響，因爲語言的現實性不依賴社會的說話者個人，而在於自身的組織結構。結構主義創始者索緒爾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國際象棋由波斯傳到歐洲，這是一個外部事實。用甚麼材料作棋子、棋盤，也是外部事實。一切和國際象棋規則有關的東西則是內部的。如果人們把木頭棋子換成象牙棋子，這樣改變對系統無關緊要。可是，倘若增減棋子的數目，那麼它就會深深影響到「棋法」，即內在結構。因此，儘管可以說有一種「言語活動」的語言學，但不能拿來和「固有意義」的語言學混爲一談，後者是以語言的內在機制爲對象，置外部因素而不顧的。「語言學的唯一、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爲語言而研究的語言」。

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是深刻的。他把語言系統作爲一個均質的符號系統來研究，使得語言分析的方法大爲精密完善。然而，這種範型的研究對語言事實的理解又有很大的局限，因爲語言不是一個均質系統。從某種意義上說，純語言的研究很像一種智力遊戲，研究者不是從語言現象中發現結構，而是在製造結構。但是，科學的研究不能因爲方法上的苟求而犧牲研究對象的完整性；語言事實也不是由事先畫好的「語言」框架來確定，而是根據它能否在語言交際中完成一定的功能來確定的。我國的語言學在從傳統科學走向現代科學的範型轉換中，也逐漸地把語言的理想本質看作一

種和客觀現實脫離的獨立的體系，把形式化作為語言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最終目的。這種使漢語研究長期幽閉在象牙塔中的情形，無法解釋漢族人語言運用的現實，無法認識漢語的社會文化功能，無法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發展的需要。

純正的語言研究受到了現代、當代語言學的批評。本世紀二十年代 A·梅耶就指出：「語言是個本身具有自立自足性的系統，因此我們必須從純語言學的角度去發現語言發展的普遍條件：這和解剖學上的條件、生理和心理的條件一起，構成普通語言學的對象……但是從語言是社會性機制這一事實來看，可以說語言學是社會科學，並且唯一可以用來解釋語言變化的變量就是社會的變化，語言變異只不過是社會變化的結果而已。我們必須確定某一語言結構是與哪個社會結構有關連的，以及社會結構中的變化一般地說是如何轉化成語言結構的變化的。」三十年代陳望道也指出：「學問上往往有許多出奇的事情，說來會教人不肯相信。如甚麼叫語言，誰不知道語言是我說來給你聽的，但在語言學史上對於語言的觀念要進步到這個地步，可就不知道有多少年月。起初好像他們不知道語言是『說』的。所以他們找語言，一定要到現在已經不能『說』的古典上去找……再進一步，他們知道語言是『說』的了，他們已經會到口頭上去找活語言，但似乎還不知道語言是說給你聽的，所以還是只把一個『說主』放在眼裏，個人主義的傾向極強，把社會的因子攔下不管，往往要把別人不知所云或與現實社會隔礙的當作偶像擡來教人禮拜。最後才進步到知道語言是『說給你聽的』，把『聽客』也算在裏面。外國的語言學史是如此，中國的語言學史也是這樣，到現在還未完全走到最後一步。」

六十年代功能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先後興起。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全部言語活動。決定語言在具體社會中所呈現的面貌，並且最終說明語言在時間上所經歷的變化的，正是語言作為實際工具的用途，語言多方面地逐漸融合於現實世界的其他現象，語言的實際決不像「純語言」研究者所設想的那樣簡單。社會語言學認為，任何語言集團裏都存在着語言變異和不統一的語言結構，純淨的語言集團不過是一種神話。語言的不純淨是正常現象，這是語言中許多基本因素互相起作用的自然結果。沒有風格變化，沒有幾種不同層次的語言系統並存，反而會使語言功能失調。一個人掌握一種語言的能力不僅在於語法知識，而且更重要的在於甚麼時候說話，甚麼時候不說話，跟誰談甚麼事，甚麼時候談，在甚麼場合談，用甚麼方式談。在我國，自八十年代開始，語言學的視野逐漸擴大，文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言交際學、應用語言學等新學科紛紛興起，新成果層出不窮。語言研究進入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語言的世界真正成為一個大千世界、一個風光無限的世界。正如呂叔湘近年所說：「語言是甚麼？說是『工具』，甚麼『工具』？說是『人的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來看，都只看見『工具』，『人們』沒有了。語音啊、語法啊、詞匯啊，條分縷折，講得挺多，可都講的是這種工具的部件

和結構，沒有講人們怎麼使用這種工具。一聯繫到人，情況就複雜了。」「尋求把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這可以說是語言學的又一次解放，……現在研究的範圍更廣大了，研究工作者的視野更寬闊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細密更多樣化了，可以預期有更豐富的收穫。」

本叢書的作者，大多是中國語言文化學會的會員。他們的年齡在三十至四十歲上下，是八十年代崛起的中國語言學的生力軍。這套叢書以及我主編的另一套《文化語言學叢書》，可以說是中國語言學年輕一代學術成果的一次檢閱。我們收到來自全國各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中、青年語言學者的數百個選題，內容涉及兒童語言、廣告語言、文學語言、交際用語、演講語言、禮貌語言、談判語言、體態語言、方俗語言、幽默語言、宗教語言、生物語言、字謎語言、戀愛語言、姓氏語言、新詞新語、教學語言、藝術語言、吉利語言、禁忌語言、外來語言、社會方言……。在這個語言的大千世界中，我們的語言工作者正以滿腔的熱情和嚴謹的科學精神從事着前所未有的語言學現代化事業。感謝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接受這套叢書，使我們中國語言文化學會向社會和學術界推出這些成果的希望終於實現！

大江東去——蘇軾《念奴嬌》正格論集

《中國語文叢書》序	劉殿爵
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正格	何文匯
讀《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正格》書後	繆 鉞
樂句與文句	施蛰存
關於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鍾樹梁
論東坡《念奴嬌》赤壁詞之破法	林玫儀
也談蘇軾《念奴嬌》赤壁詞的格式	曾永義
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格律與原文試考	周策縱
關於《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正格》的幾點看法	葉嘉瑩 祝曉風
再論《念奴嬌》赤壁詞正格並答時賢	何文匯
與何文匯論東坡詞書	常宗豪
「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大江東去」句讀的商榷	梁仲文
作者簡介	
後 記	黃坤堯